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司馬褧

到溉

劉顯

劉之遴弟之亨

許懋

司馬褧字元素河內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

齊官至國子博士娶少傅家業強力專精手不
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覩沛國劉瓛爲儒
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
雅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
參軍天監初詔遍儒治五禮有司舉娶治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娶所議多見
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娶學尤精
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
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領南諮議參軍
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
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眞十
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
軍事娶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
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
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
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
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

郎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
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
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
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諱爲會稽
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
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毋須
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
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
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
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
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
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
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
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
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
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
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
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斂板對曰臣既

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
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
疾漑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
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
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
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
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
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縉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
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
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
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
卷行於世時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
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
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
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超家著作
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
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
詔便就上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驗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為太子少傅乃引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為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

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
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
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
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
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
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
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
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
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
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
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
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
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
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
夷叔柳惠不逢仲尼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
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
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殁世
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

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奥聰明特達出類
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
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
枯骸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
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
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
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
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
蘭乃握摶鳳池水惟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
岳斡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
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翩翩野挨興
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
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墜柳萋春禽寒
斂翮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芳相踵
顯有三子蓁蓁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
士謚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
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

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聞羣籍時劉顯晉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立刑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

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且孝衰於親爵祿且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鐘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琴瑟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

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劒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此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

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
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
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遘避難還鄉未至卒
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遜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
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
卿又代兄之遜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
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荊土至今
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
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
太子家令宄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
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
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
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
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
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
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求

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君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弈弈謂盛悳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亟亟爲盛悳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弈弈而云盛悳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
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
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
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
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
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
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攝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
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
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
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
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
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
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
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
玉檢幷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
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
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
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

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
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
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
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
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
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
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
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
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
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
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
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
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
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
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
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
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

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
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
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
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
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
祭地周官有負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
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
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
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
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
至祀於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是
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
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
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

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袞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官雩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

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雩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刋正以足疑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録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聚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樹之遊強學浹洽立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遊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一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瓛 宗懍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

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
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
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
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
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
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
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
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
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
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
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
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
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
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
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鐘山宗熈寺築室居焉大
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禄大
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
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

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横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説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内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内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矣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

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
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
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
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
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
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
絶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
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
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
志也初有沛國劉瓛南陽宗懍與褒俱爲中興
佐命同參帷幄
劉瓛字仲寶晉丹陽尹眞長七世孫也少方正
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
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
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瓛焉瓛亦竭力盡

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
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懍字元懍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
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
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
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
又爲世祖荆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
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
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没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
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
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
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
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
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
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
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
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

軍東陽太守爲政寛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塡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左命齊室祖蔡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祚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

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十父
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
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
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
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
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
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
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
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
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
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
易音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
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
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
吏部尚書其年冬疾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
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
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
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

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蒨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内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

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常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鴟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異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

事跡顯然無可致惑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
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輙干朝政但楚囊將死
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
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
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
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眕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
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
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耳
有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
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
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
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
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
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
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
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郎遷太子中
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

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内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治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年剎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常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曖太宰外兵參軍父續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

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

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
父瑱爲義興郡擕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
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既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
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
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
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
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
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
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
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
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
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
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
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
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
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

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
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
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
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
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
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
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
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孺少與
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
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
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
憂廬于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
患其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
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
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
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
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

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邵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瑰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省莫之舉社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

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
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
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
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
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
北諮議參軍帶邵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
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
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

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
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
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瑰琰爲心辭章博贍玄
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
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省莫之舉社武弗之
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
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

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
朱方從容坐首良展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
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時而不會遇酒
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思賢權揚文史蓋者三
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
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
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
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
惟與善人比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
痛悼之誠亦當爲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
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
揚吹歘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
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
勵勤學並屬文孝綽常曰筆六詩三即孝
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
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
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制公雍州平等

金像碑文甚宏麗益昌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綱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

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遥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曰十孫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

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臧盾 弟厥

傳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潭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

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
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
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
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
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
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
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
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
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
人如故盾有孝性嘗入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
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
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
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頓家人不復識鄉人王
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
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

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
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
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
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轝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
與散騎郎裴之禮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
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
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
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
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
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
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
六即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
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

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
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
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
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繩負
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
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還除驃騎廬
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
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
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
能決者敕並付厥厥剖精詳咸得其理厥卒
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
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
二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
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
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
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
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

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
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鬬相毆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
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
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於其還家
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
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
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
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
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
參軍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
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太
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
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
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
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

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
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
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
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
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
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漏陽新復敗退
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
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
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
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
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
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
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
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
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
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
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
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

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韋粲

江子一弟子四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儁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

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昇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錢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

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經柯玩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玉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

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
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
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
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臣年德已隆豈
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
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
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
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
歸之高垂泣曰吾何國恩粲自應帥先士卒願
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
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
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
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
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
青塘當石頭中路粲虔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
以爲憚謂仲禮曰一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
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
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

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
閤將軍劉叔胤帥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
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
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
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
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
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
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逸見害時
年五十四粲子昆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
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
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
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
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
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
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
之七世孫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

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爲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須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

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
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
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
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
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矦景平世祖又追
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
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
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嵊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
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嵊感家禍終
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
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
爲永陽内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
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
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矦景
圍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宫
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遣難東歸嵊往見而謂曰

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鄱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嵊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校授嵊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嵊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加爵賞嵊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維等帥兵於鱣潭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嵊嵊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嵊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嵊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

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
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
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
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
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白即已向熱非復行
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若可見
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
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
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怒曰

於朕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
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
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
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
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
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
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
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自東

甚者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
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
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
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
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
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
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
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
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
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
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
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

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
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
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
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
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
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
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
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
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
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
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
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
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
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
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
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

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
廩饋甚厚與勠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
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
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
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
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矣瑱
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
之大懼於是二藩豐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
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張
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
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
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
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
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
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
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
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

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内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戸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顧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戸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

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較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彭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還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兒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

千五百户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矣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户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户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户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户嘗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户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
年封武寧郡王一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
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璇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
二千戶性明達恩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
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
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
家尚爾兒豈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
應獲苦報並念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
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
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
慕毀頹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大宗嗚
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
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
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犨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
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

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户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侯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稙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
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縣水值侯景亂世祖
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
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
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
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
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
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
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
世祖忿之因蹈其穢行榜于六閤方等入見益
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
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
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
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
世祖聞之不以爲慼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幷爲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

及靜任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等酣酒爲樂度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列傳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荆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録事參軍如

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岌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

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訊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

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辨從齊伏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辨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鏁于牀側僧辨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會僧辨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荆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辨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

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氊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芿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兎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罍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鍛蠶車塡壍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衂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口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擣至倉門水軍主宋遜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

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
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
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
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
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
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
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
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
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
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
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
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
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
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
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
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斬趾不慰
其忿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疑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
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繼抱已
土緦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鱠豈有率土
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
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
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
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
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
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
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
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
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
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
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
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
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
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
挑戰又以鵰舸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

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擴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適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乃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剥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牧貺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逆于江陵僞行臺趙

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劒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渌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

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弁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呂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

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目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眞興太守裴之横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

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

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
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
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濠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
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
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
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
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
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
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
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
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
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
命尚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
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
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敎貽俎豆訓及平原
蹇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
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脩我戎補茲衮職

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既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遥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旐宇毁遺碑即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荆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恣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鋭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宫車晏駕及敬帝初即位上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蕭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
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
業武陵彎弓邑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
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
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
守江陵殞身宗祐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
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
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
極爲沖藐梁遭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
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
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
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
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
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當動
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
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
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

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
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
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
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
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率衆拒戰敗績僧辯
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
陜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舡荆城陷沒即遣劉周
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
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
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
書令以貞跡上呈觀視將帥悉欲同泰若一朝
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絶中興伏願
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
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忘請
押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
在促貞陽答曰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
國喪亂干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

輔臣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祚至於丘園板
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孫還國理
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
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
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
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煨近軍次東關
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
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
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
上黨王深有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
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
故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
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
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
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
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
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

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
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
曰負外常侍姜暠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
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
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忘信信
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弁弟子世
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
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
入萬國傾心同榮音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
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
施于大齊勠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
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
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在示知欲遣賢
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
樹掌內明珠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
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
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
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

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
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
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
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令
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
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
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
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明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
徒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
非遥觸目號咽僧辨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
士三千僧辨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
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辨擁檝中
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踐僞
位仍授僧辨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
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
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
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辨常勵于石頭城是日正

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
辨與其子顧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
軍悉至僧辨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
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霸先曰我
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
備僧辨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
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辨平建業遣霸先
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辨不聽竟及
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內諸軍事荆
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
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
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顗弟頒
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
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
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
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
將相義存伊霍乃受殷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

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